



0217
42217
谷 訶 生 活

愷 子 豐 者 著 編

行 印 局 書 界 世 海 上

不 准 翻 印 發 行

中華民國十八年十一月出版

谷 訶 生 活 (全一冊)

(定價銀五角)

(外埠酌加郵費匯費)

編 著 者 豐 子 愷

出 版 者 世 界 書 局

印 刷 者 世 界 書 局

所 發 行 所 上 海 四 馬 路 世 界 書 局



生活叢書發刊旨趣

徐蔚南

人生最大的苦悶，便是生活的貧乏。對於宇宙萬物，人間行事，缺少正當的理解，就是使我們生活貧乏的原因。鳥獸草木的生活狀態，風雨雷霆的成因結果，如果都能窺破，我們的思想行為也何致陷於迷妄誤謬！聖賢傑士的生平事業，中外各地的風土人情，如果都能了解，我們的起居動作，也何致陷於乾燥無聊！

我們現在這部生活叢書的刊行，就是從這個意義上出發的。這部叢書的効果，我們可以推知的：

第一 生活的學術化 生活的向上與改善，端賴學術的指導。沒有學術來指導的生活，便是無意識的生活。但自古迄今，學術彷彿只是學術家的享樂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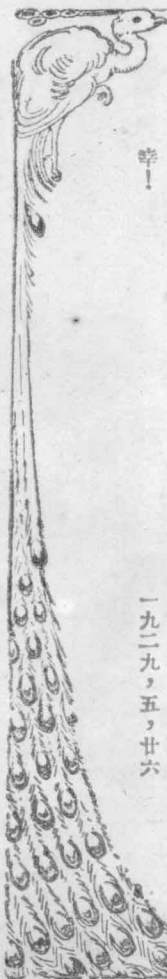
，和我們的生活沒有深切的關係。現在這部生活叢書，將學術與我們日常生活打成了一片；務使學術就成爲我們的生活；務使我們的生活完全學術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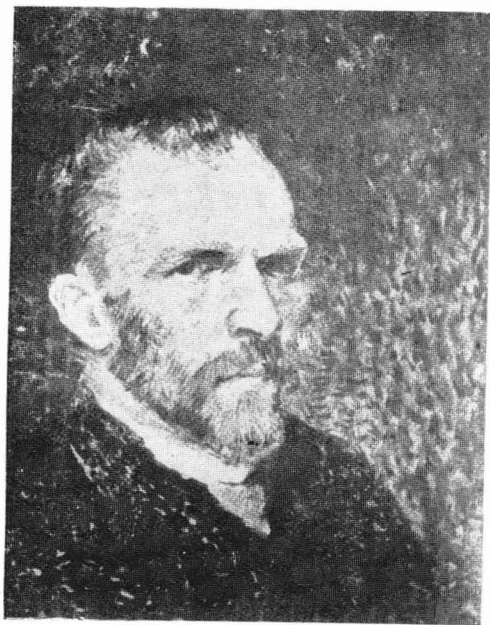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 生活的豐富化 單調的生活等於沒有生活。我們要使生活從單調而至於豐富，便須具有多方面的趣味與修養。現在這部生活叢書，將自然，人物，歷史，地理，種種方面都包括在內，而且編輯的方法，以興味爲中心，當可使我們日常的生活得以向榮而豐滿。

以上所述，只舉出兩端來罷了。至於像我國中等以上學校學生以及小學教員，每苦缺乏良好參考書；這部生活叢書或許就可稍稍彌補這層缺憾了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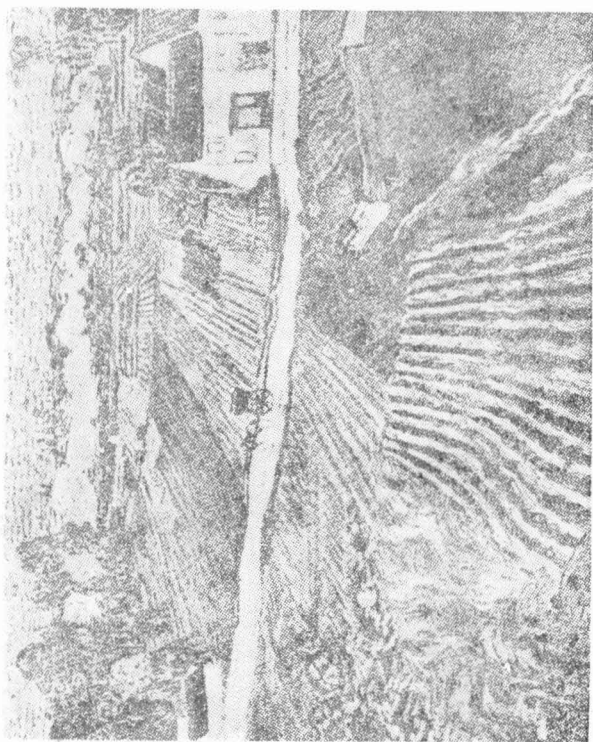
這部叢書幸得海內外學者與研究者的編輯與贊助，現在方得陸續印行，與世相見。當此叢書刊行之始，謹將叢書旨趣刊布，深望鴻儒碩彥不吝賜教，是幸！

一九二九，五，廿六





像 畫 自 訶 谷



（景風）畫的訶谷

序

十九世紀以前，西洋畫風與東洋畫風完全異趣，向有不可超越的鴻溝。自十九世紀末葉以降，西洋畫忽蒙東洋畫的影響，東西洋美術漸呈綜合的狀態。這不但是繪畫上的一種變遷而已，在歐洲現代藝術思潮上，世界文化研究上，一定也是一個很可注目的問題。

歐洲現代繪畫的元祖是賽尚痕（Cezanne）。賽尚痕的藝術觀是「萬物因我的存在而誕生」。賽尚痕的作畫態度，落筆不改，一氣呵成。這是對於向來西洋的寫實派印象派等客觀主義的藝術的革命，又是西洋畫中採入東洋畫的主觀趣味的初步。這種畫風到了谷訶的藝術而更加明顯。線條的飛舞，色彩的鮮明，表現法的單純，顯然是西洋畫的東洋畫化了。谷訶的畫室中陳列着日本的版畫，及中國的墨畫。他原是東洋藝術的愛好者。

自從賽尙痕與谷訶等始創了這種畫風之後，現代的西洋畫家大家捨棄從前的冰冷死板的描寫法，而加入他們的主觀藝術的運動了。故現代西洋的畫壇，大概可說是賽尙痕谷訶的延長。

藝術傾向客觀的時候，藝術家的人與其作品關係較少。反之，藝術注重主觀表現的時候，作品與人就有密切的關係，作品就是其人生的反映了。在作品中，我歡喜神韻的後者，而不歡喜機械的前者；在人中，我也讚仰以藝術爲生活的後者，而不讚仰匠人氣的前者。谷訶的全生涯沒入在藝術中。他的各時代的作品完全就是各時代的生活的記錄。在以藝術爲生活的藝術家中，可說是一個極端的例。東洋畫家素尙人品，「人品既高，氣韻不得不高」，故「畫中可見君子小人」。在這點上，谷訶也是一個東洋流的畫家。

一九二九年三月記於石灣

附白：此書所用參攷書爲黑田重太郎著谷訶傳。

目次

第一章	序曲·····	一
第二章	準備時代·····	一二
第三章	荷蘭時代·····	二三
第四章	巴黎時代·····	三四
第五章	南國時代及最後·····	四九

第一章 序曲

古來藝術家有兩種類型：其一，純粹是一個「藝術家」或「技術家」。我們鑑賞他的藝術的時候，只要看他的作品，不必曉得他的人格如何與生活如何。其二，不僅是一個藝術家或技術家而是一個「人」。我們要理解他的作品，先須理解他的性格與生活。不能離開了其「人生」而僅看其「作品」。

就近代畫家中找求最適當的實例，前者是印象派畫家莫南 (Claude Monet)，後者便是後期印象派畫家谷訶 (Vincent Van Gogh)。這兩種藝術家孰是孰非，孰優孰劣，不是現在的主要問題。現在所要表明者，谷訶的作品，都是其熱狂的全生涯中的苦惱、憂愁、憤激、銘感、歡喜、活悅的發現，都是熱血所染成

的「人生記錄」。換言之，在谷訶，「生活是作品的說明文」。

谷訶死於距今三十年前。生前無人理解他的作品，世間只當他一個自己用剃頭刀割脫耳朵的狂人；死後却不久就受全世界的認識與追崇。到了死後三十年的今日，其作品的複製品已遍播於亞東各地，早爲日本人所珍惜，現又漸爲中國人所注目了。世界藝壇的進步，真是快速的啊！「谷訶的生活是其作品的說明文」，「我們不能離開了其人生而僅看其作品」，所以記敘谷訶的生活，其功德與普通的作傳記或述逸事略有不同。這不僅是獨立的一篇傳記或逸話。他的行爲都同他的繪畫有深切的關係，他的「生活日記」完全等於他的「作畫日記」。

在敘述這熱狂的畫家的奇離的生活情狀之前，先要給他的全生涯描寫一個大體的「輪廓」，以爲這「人生劇」的開幕前「序曲」。

在十九世紀後年，「科學萬能」的呼聲中，歐洲藝壇上也瀰漫了現實主義的

精神。藝術家的頭腦都被冷靜化，藝術品都被客觀化了。畫界中這傾向更爲顯著：印象派畫家似乎只有一雙眼睛而沒有頭腦。只知照樣描寫眼前的形狀，光綫，與色彩，而沒有一點熱情的表現。甚至但求外形的寫實，而不問所描寫的是何物。莫南 (Moret) 把稻草堆的光線色彩的變化反復描寫了十五遍，西涅克 (Signac) 用 (點彩) 的畫法，像組紙細工一般地用色彩的圓點來綴成景物的形狀。更名為「新印象派」。

然而這決不是可以使現代人滿足的藝術！這僅是冷冰冰的一片客觀，全無一點可以動人的熱情。他們的畫法，只是客觀的模倣，不是主觀的創作；只是自然的再現，不是藝術的表現。極言之，他們的作品是「感覺的數學」，是「色彩的遊戲」。

柯裴 (Courbet) 以來的自然主義的繪畫，一時適合了現實主義時代的人們的胃口。然而這終於是一時的流行，僅足以救濟前時代的浪漫主義的空虛而已。

印象派竟走入了自然主義的澈底的地步，西涅克的色彩的遊戲，是自然主義的山窮水盡了。

於是世間對於這等冷冰冰的客觀記錄的繪畫，漸漸厭倦起來。他們覺得這種藝術過於膚淺，過於缺乏情味，過於與人生無關係了！他們正在要求一種更深刻的，更刺激的，深入人類精神的藝術。

然而世間一般的要求總是遲遲而起的。當世人正在熱中於印象派的客觀主義的藝術的時候，歐洲已有幾個先覺的藝術家，預知半世紀以後的時代精神，早在那裏反對印象派的機械的畫法，而標榜主觀主義的熱情流露的藝術了。然當時世間的凡夫俗子，那能理解他們的高遠的心呢？大家衆口同聲地非難他們，冷遇他們，展覽會不要他們的出品，美術商人拒絕他們的製作。世間都當他們爲狂徒，就中尤「狂」的要算谷詞。

畫家的谷詞，一生不會受得世間一文錢的物質的報酬！要是沒有他慈愛的父

親和厚誼的弟弟的理解與保護，十九世紀末的藝壇一定還要經過長期的沈悶，不知那一天能實現現代的有生命的藝術咧！

荷蘭地方一個虔敬的牧師，娶了一個牧師家的女兒爲妻。生下一個根器充實的宗教種子，名叫谷訶。這兒子外貌莊重，內心深刻。一腔熱血，滿懷同情，對此沉淪的塵世，從小懷抱犧牲的精神。幼時常攢在大自然的懷裏，仰觀俯察，心有所感，就如入夢一般地耽入沈思。這都是造成大人格者與大藝術家的預備的工夫。又天生成一手巧妙的技能；八歲時候，就顯露其繪畫的天才。然而窮困的家庭和環境，那裏有力給他專門的教育呢？稍長大後，就非命他出外餬口不可。幸有一個叔父在一所美術商品店內當經理，就帶他去做學徒。

這個學徒很奇怪：他歡喜批評店裏的名畫。而且大家認爲名作定價昂貴時流作品，却都被這學徒看輕。雇客挾了大筆的金錢，上門來購買高貴的名作，

這學徒非但不招呼，且用冷眼嘲笑他們。因為他心中已經悟得真正的藝術的妙諦，眼中全然看不起當時流行的所謂「大作」。然而這對於商人是致命傷！店主怎敢再用這個學徒呢？就打發他回家。

貧乏的家裏養不起成丁的兒子！父母諄諄地勸誡了他一番，又託叔父保送他到英國倫敦的一所支店內去。然而他對於倫敦的畫界更看不起。非但沒有改善他的脾氣，反而愈加激烈了。一進店；就和店內的同事不能和合，六個禮拜之後，他同經理先生大起口角。痛罵了一頓，打起鋪蓋出店。

這回失業之後，沒有面目回家去見父母。他就在倫敦找到一個貧民小學的教師的位置。校長窮得很，請來的先生除教書之外，又須挾了賬簿，去向學生家族的貧民催索學費。這位先生到任之後，也免不了這差使。他第一次勉強索了一些歸來；第二次再去的時候，目覩貧民窟裏的種種苦況，心中忍不住悲哀，竟背了空囊回校。校長就免他的職。

幸有賢明的父親，認識了他的天才。自己力圖收入，積省家用，供給兒子的學費，送他入比利時的大學去研究神學。這果然稱他的心；然而顧念老父的苦辛，心中又十分不安。他就發憤用功。過度的用功，得了神經錯亂的奇疾。常常寫滿紙的信寄給親友，又常常一天寫兩封信給父親。有時晝夜徬徨在貧民窟中。有時把自己的時錶和手套投入教會裏的喜捨箱中。又有時熱誠地爲勞働者說教，看護勞働者的疾病，解衣推食，忘餐廢寢，全不顧自己一身的憔悴困頓。虔敬的信徒的父親得知了這情形，心中深深地嘉許他的犧牲的行爲，然而顧慮兒子的健康，又不得不阻止他。就來領他歸家。

他的身體雖然離開了貧民窟，而到了父母的家裏，他的心中仍是充滿着對於苦患者的同情的悲哀。他決心從繪畫上發表這一點悲哀。有一天晚上，他乘父母不備，從家中逃出。逃到海牙，他找到了一個畫家，就拜他爲先生，進他的畫室裏去學畫。這先生原是一個庸俗的畫家，那裏有高遠的眼識？他對於新來

的學生，照例教他練習石膏模型描寫。這學生起初還忍耐；模寫了幾天之後，對於這機械的工作忽然懷了疑，懊惱起來，他就推翻畫架，打破石膏模型，一溜烟逃走了。

父親終是他的深切的理解者，又忠誠的保護者，順他的意志，供給他費用，讓他自習繪畫。他從此就以自己的熱情爲師，發憤用功，決心要在畫界中打出一條自己的路徑，有所感，即有所描。夢想立刻變成實施。一歇工夫畫成七幅油畫，自己還不滿足。爲了探求畫材，不問路的遠近，不顧身體的勞疲。這時候他所描的題材，便是他的宗教心所感動的下層生活——鑛夫、勞工、農人。從前他曾經鞠躬盡瘁地爲這班人說教、看病、布施，把自己的一身弄得憔悴困頓。這點力到現在並不減却，不過轉了一個方向，鞠躬盡瘁地描寫他們的辛酸的靈魂。「自己？他人？」從前他一心放棄自己而周全他人；現在他用繪畫的手段，在自己表現中爲他人的服務，這二願相融和了。